

她为什么打不赢官司

TA WEISHENME DABUYING GUANSI



永远不忘阶级斗争

永远不忘阶级斗争



她为什么打不赢官司

本社編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插图：赵贵德

她为什么打不赢官司

★

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（天津市哈密道12号）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津出字第001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64 印张 3/4 字数 14,000

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六五年五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 — 140,000

統一书号 T7072·320

定价：0.07 元

目 录

十八亩地……………李 准(1)

她为什么打不赢官司 ……………乔燕凌(34)

十八亩地

李 准 整理

“衙〔yá 念牙〕门口，朝南开，有理沒錢莫进来。”“屈死不告状，餓死不借賬。”这两句话，在豫〔yù 念玉，河南省〕西一带农民中间，流传得很广。这是广大农民群众，在旧社会里，通过无数次的亲身体会和悲惨遭遇，对社会生活得出来的总结，对旧政权和法律虚伪性的深刻批判。多少户倾家蕩产，多少人茹苦含冤。多少穷苦群众，把那一线希望寄托在一张状子上，结果是海底捞月，变成泡影。多少家为出一口气，跑遍了各州府县，到头来才从眼泪和咬碎的牙关上找到一条箴〔zhēn 念真〕言：

叫作“有錢就有理！”

下边讲的一段家史，就是讲一户贫农和地主打了几年官司的痛苦遭遇。这段史实发生在河南省灵宝县杨店区东水头村里。这家贫农姓郝。男的叫郝天才，今年已六十多岁，他老伴叫王静仙，现在也五十岁了，是东水头生产队的贫农代表。

王静仙娘家是灵宝县北官头村人。她十二岁那年，因为家里穷，被媒人哄骗着童养到郝家。她在家时，听媒人说婆家人口少，茶饭好。可是到了郝家一看，地沒一壠，椽〔chuán 念船〕沒一根，只有三孔破窑洞，一个锅台。那个女婿呢，却是比自己大十多岁的中年人。郝天才是凭着一副豆腐挑子过日月，还要养活一个老爹。王静仙看到这光景，虽然年幼还不大懂事，可是她哭了。她知道这个婆家和娘家一样穷，她

也知道将来的苦日月，就像手拿着一把圪针枣刺一样，要由她亲手捋〔lǚ 念吕〕到头。

郝天才虽然比她大十多岁，为人却忠厚老实，善良勤恳。平常待她像亲兄妹一样。“人心换人心”，渐渐地，这个小姑娘担当起家务劳动了。夜里她帮着丈夫磨豆腐，白天挖野菜做饭。煤火台高，她个子低，就搬个小板凳垫〔diàn 念店〕着做饭。摔下来，再爬上去。就在这样环境中，她的性格锻炼得坚强起来。她开始树立起这样的信念：“穷富绕不来，勤懒在自己！只要有两只手，日子再难，苦再大，也要打起精神往前过！”

就这样，郝天才这户贫农灶房上的炊烟从没有断过。哪怕是一碗野菜汤，一捧豆腐渣馍，王静仙也要做得热热火火地应时端到丈夫和公公手里。

一九三七年，有一天忽然从川口街上来了一个伪保丁，要找郝天才家。郝天才胆小怕事，听说来了保丁，不敢出面应付。王静仙这时虽然是二十四五岁的年轻媳妇，却胆子大，主意稳，就把丈夫藏了起来，自己出面应承。

保丁到了院子里，王静仙问：“找郝天才什么事？”保丁说：“他有一两八钱银子的粮，还没完粮！”王静仙说：“我们家就没有地，哪里来的粮？”就在这时，年老有病的公公郝盛魁，在屋子里喊着说：“唉！咱有地。有十八亩地。光绪三年过年紧〔jǐn 念紧，荒年〕，一亩地五升谷子当给川口街的亢保召家了。咱是有这十八亩山地。”

经老人这么一说，王静仙心里扑楞楞地像开了一朵花！“他家有地，还有十八亩地！”听说他家还有这十八亩地产业，

一切希望、理想都展现在她的眼前。她想着将来只要能把这十八亩地赎〔shú念熟〕回来，穷日子就有个头了。可是就在这一年，川口的亢保召催着叫郝天才赎地。一副豆腐挑子养活大人小孩四五张嘴，哪有成宗的錢来赎地。这时有人劝王靜仙说：“让人家加点錢把地卖成死契〔qì念气〕算了！”王靜仙却舍不得，她想着好歹有几亩地，将来日子总有个盼头。正在这时，本村的大地主杨润三来了。杨润三说：“你赎不起我给你赎。你就算又当在我手里。”王靜仙平素也知道杨润三在村子里是牙在外边齧〔zī念資〕着的人，专门讹〔é念鵝〕骗人。可是身薄力单出于无奈，也只好走一步说一步，挪〔nuó〕一步近一步，让人家代赎了。成约时，王靜仙防着他耍花招，还亲自做了四盘菜請了郭德敏等作中人。写契约时，

她亲自磨墨，郭德敏写字。写好后，王静仙不放心，又叫郭德敏念了一遍听了听，言明地当价是四百二十八元，当期二年。其实，杨润三是早设了圈套，他在代赎地时，已经把这十八亩地卖了二亩作赎价，扎根就打算讹诈郝家的地。

把地当在杨润三手里后，王静仙为了在二年后要赎自己的土地，起五更爬半夜，把像针尖那么一点大的时间都用上来劳动，准备赎地。丈夫平常磨两个豆腐，现在连夜磨四个，她纺花卖布通夜不睡。打点玉米，舍不得吃，锁在箱子里，自己吃豆腐渣。又喂了个猪，到腊月卖了二十八块钱。就这样省吃俭用过了二年，公公死了，也没舍得花钱。到一九四〇年，总算积攒〔zǎn〕了二百多块钱。

后半年，王静仙就有心去赎地。可是

这时村里人都说：“这地你赎不回来了！”“听说杨润三又印了新文约！”王静仙嘴里说：“不怕，千年文约会说话，我有管业执照。”心里却也嘀咕。她想先去探探口气，就到杨润三家里了。杨润三正在场里，王静仙说：“我想赎那地哩！”杨润三脸黑丧说：“不到时候你就赎地？”“你说啥时候才到時候？”“三年！”“约上没写，你把文约拿出来！”“文约不是随便看的。”杨润三说罢，一扭脸理也不理走了。

王静仙气得眼都红了。她回到家里和丈夫说了说，郝天才说：“这人不好惹，就让他再种一年吧！”

王静仙捏〔niē〕着鼻子忍气吞声又等了一年，看见地主家在这块地里派长工又收又种，还收拾地边地唇，就知道他居心不良。她看见只装没看见，反正到秋后再

说。第二年收罢秋，王静仙又去找杨润三了。杨润三正在他家堂屋炕上躺着吸大烟。王静仙进到屋子里说：“我来赎那十八亩地哩，今年三年也多了。”杨润三在炕上躺着装聋卖哑，却不吭声。王静仙催着问他，他却暴跳如雷地说：“说的是五年！你赎什么地！”王静仙也火了，她说：“你把文约拿出来嘛，千年文约会说话！咱们去请个人来当面看看。”“契约不是随便看的！”王静仙这时心一横，她把话拿出来了。她说：“杨润三！你怀揣〔chuāi〕着刀子我早看见了。地你霸着，只管你家吃着喝着种着，就不管人家死活了！咱们说理去。”杨润三说：“随你便！”王静仙这时气得难吃难咽，她就去找原来的中人郭德敏，郭德敏这时还说了句公道话。他说：“这地恐怕你赎不走了。听说人家把假

文约都印好了。你看吧，你要到哪里去说理，我给你说句话。”

“娘生身，自生心”，王静仙虽是个穷人家妇女，却有个倔强不屈的性格。她左思右想，这一口气怎么也难咽得下去。这时就打定主意去告状。她和丈夫商量，郝天才拿不定主意，他说：“咱身薄力小，又没护面，怕斗不过人家，还恐怕人家打你的黑枪！”王静仙流着眼泪说：“我就是死了，也要拼上命出这一口气。他就是一堵墙，咱把它捅个窟窿，他也得用把泥再糊一糊，有理走遍天下，总有说理的地方！”

王静仙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去打官司了。第一次告状先到杨店伪乡公所。乡公所的站岗的不让她进去，说告状得有状子。她只得打听谁会写状子。街上人告诉

了她会写状子的人，但是，写状子得要钱，王静仙哪里来的钱，只好东拼西凑摘借了一点钱，买了二十根油条，找到那个会写状子的人，说了很多好话，才勉强给写了一张。状子写完以后，那人自己念了念，又有点后悔，便再三地交代王静仙说：“你无论如何别对外人说是我写的。”

第二次又到杨店伪乡公所，算是见到伪乡长赵风泰了。王静仙还特意买了盒纸烟。可是赵风泰嫌烟坏，睬也不睬。他只看了看状子说：“行了，明天我传杨润三来。”

第二天，天不明王静仙就来到伪乡公所门口等着。半晌时候，杨润三才来了！他楞着眼看了看王静仙，王静仙也不理他。

过头一堂，伪乡长问：“杨润三，你

怎么不叫郝王氏赎地？”杨润三说：“地是我买下来的。”王静仙一听地主反了口，头蒙了一下，心里像点着了火！她问：“你买地经谁手？”杨润三说：“是郝柿树卖给我的。我有文约。”说着把假文约拿了出来。

原来这郝柿树是郝天才一个同族堂兄，在外乡流浪几十年，五六十岁时才回到村子里来。杨润三用甜言蜜语骗着他说，要给他找个老婆，就让他写了张假文约，来讹诈郝天才的十八亩地。

其实那乡长已经花了杨润三的钱。他就故意问：“郝王氏，人家买的是郝柿树的死契地，你怎么诬〔wū念屋〕告。”王静仙说：“他胡说！既然是他的地，怎么我来告他？他既然买了地，为什么管业执照在我手里！郝柿树根本没权卖这地！”

伪乡长这时却故意皱着眉说：“哎呀！你们这官司真古怪！我调查调查吧！”王静仙说：“这有什么古怪，理是直的，弓是弯的。你叫他把郝柿树叫来，我们当堂对质！”伪乡长却说：“调查调查再说吧！”

头一堂问了个没根没梢，杨润三更加跋扈〔bá hù 念拔护，骄傲专横〕了。他扬言说：“哼，她想赎地！她能把这块地赎走，我头朝下走三圈！”郝天才这时在家里一听说地主在堂上昧了血心，造了假文约，心里一气一急，把两只眼睛也气瞎了。王静仙从杨店回来，一看老伴眼睛瞎了，摸着墙在门口等她，两个人抱头大哭起来。

地主杨润三打罢这次官司，回家后却害病死了。可是他儿子杨满堂比他爹更狠。在杨店过第二堂时，杨满堂去了。他胳膊窝里夹着两条纸烟，带着几个假中人，

声称要和王靜仙把官司打到底。

在堂上，杨滿堂还是一口咬定地是郝柿树卖给他家的。王靜仙叫他把原来的当契拿出来，杨滿堂却说沒有。王靜仙这时在堂上就罵着说：“杨滿堂，你爹不作好事，短他阳寿四十年！你还想坑人害人！”可是伪乡长因为花了杨家的錢，却故意在和稀泥不朝理上问。结果还是推着再调查调查。

从这一堂后，王靜仙往杨店又跑了一二十趟，可就是找不到伪乡长，每去一次，总是推着说沒調查清楚不见面。这时村里有人看不过，就让她到县里法院去告状，可是也有人劝她说：“打官司是个沒底洞，人家杨滿堂有脸气，不如算了。”

王靜仙想着：我三条大路走中间，理在我手里，难道说这普天下就沒有个论理